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九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呂和卿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庶務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重慎今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寘省

闔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髮為本以獎用憸險許令告訐為要估計家財下至椽瓦拟劄畜產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乘筆踴貴鞭笞恣行然其為術迂疎卒不能得民腰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

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榷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
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郟亶之流一罣其
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為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
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兼和卿
頃任考功日其兄温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
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邉軍食價髙割就温卿本任
作弟姪名字請領虧損邉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
無恥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

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論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姦險蠹國殘虐害民乞行竄殛二十九日奏論金部員外郎呂和卿貪猥不才塵玷省闥乞行降黜緣知饒州呂溫卿係惠卿親弟而和卿親兄臣有兄子邁見任饒州德興縣尉竊慮溫卿挾恨別有捃拾勘會邁今任將及兩考

欲乞朝廷體察特許令候兩考滿日放罷赴吏部別受差遣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罪吕惠卿狀 八日

右臣聞以堯為君而舜為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以武王為父而成王為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營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為百姓遠慮後為子孫深憂逐而去之靡有疑志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不言太皇太后

陛下委任羣臣政出房闥而存養元惡隱忍不誅人知後患懼者甚衆臣近曾奏論呂惠卿賦性凶邪罪惡山積自熈寧以來所爲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歳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吴居厚蹇周輔呂嘉問宋用臣等皆以一事誤朝即加流竄今惠卿兼有衆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朝廷

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令中外士大夫見
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强凌弱之心執政
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蠆脫遺
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群惡小醜已得罪者亦
皆不伏伏惟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
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聖意必謂方今弊事略除群
枉消退惠卿既領宫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略以安反
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

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朝廷未得安枕而卧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族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玼以安中外不為晚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陛下裁幸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青苗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

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葢立法不善故使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减半出息

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熈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禄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禄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三論差役事狀 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勑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

差充役初叅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别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

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從則差役害人未必减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録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别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為禁約深為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

覽即見詣實

論呂惠卿第三狀 二十日東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僚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畜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熈寧中恣為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詿誤朝廷下以賊害海内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晞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嶮詖人

所不爲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爲尋戈之讐忠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蝮虵猛獸雖蹔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爲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尭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況復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於赦書戒勑邉吏不得侵擾外界務要

靜守疆埸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哀慼日夜點集兵馬為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還延未發恐為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欵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

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

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讐怨

但以為國去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論蘭州等地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熈河路增置

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

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

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黄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縣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盗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

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
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
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
已輙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
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
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以
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
諒闇不言共嘿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

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内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荒徼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綏銀

之衆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葢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

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方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

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熈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熈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懐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懐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定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熈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熈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完廢壘復置烽

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讐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熈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蓆之上比之熈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

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内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被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熈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熈蘭往還要路

為一大城度可乜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熈河緩急救應之備明勑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輙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

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邉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
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
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
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
或謂若棄蘭州則熈河必不可守熈河不守則西蕃
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刼
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熈
河屬國强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顧為西戎所

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熈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鳯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説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説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

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

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

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

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

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

而與之安邉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

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葢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邉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

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勑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棄萬國遂以至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

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
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
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
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
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
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
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
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别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陜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熈寜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業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

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寛卹特與蠲免兼訪聞
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葢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為勞臣
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
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别無闕事朝廷
若允臣所奏免畿内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
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
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别無不便亦乞罷修
以寛民力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西邊警備狀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鬬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仇讎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蹔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輙肆猖

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塡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户常若寇至不得為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内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

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勅邊吏為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

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為國率皆禄養官吏廪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

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為今日之計但當戒勑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灾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揺聖聽則何至為之癈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䘏細民遠

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二十七日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户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户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

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内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令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筭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户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

二百貫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户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户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户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正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

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户錢數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薄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冩不下

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户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蟊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𣷹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别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

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奬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筭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

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轍備録進呈如左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

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

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

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

民上賴聖澤不至餓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僥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糶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絶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灾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絶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

右臣伏見近除刑部郎中杜紘為右司郎中命下之日中外疑惑蓋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尚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為左右史下者猶為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即為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止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熈寧元豐以來為刑部官諂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

其歡心雖杜紘親弟而紘以直進紘以謟閒兄弟異心衆所共悉初修熙寧編勑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為詳定官奮筆改更非笑前書略無愧耻翻覆隨時一至如此兼與楊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長被罪如紘等輩皆其屬官朝廷雖闊畧不問至於非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

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為詞為損不細或言紘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蹤使紘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蓋以為賞臣以為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為功況為官擇人當以流品為急若以右司為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除監司不當狀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盡

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未復見議差役
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縣朝廷近日沙
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此風思見循吏
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公言略見一二如
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不知何以
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貪冒無
耻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邪嶮累作過犯
張公庠為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璹久領市易與牙儈雜

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既聞率皆注籍每有員闕執政不復慎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賢愚並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侍從其徒實繁被詔舉官初無旌別承舉即用近於麤疎而欲待其不職乃坐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辜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比臣欲乞應自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

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
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
最當今之急務也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 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冠成

欒城集卷四十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七首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吕惠卿創行此法以来天下之士惟王吕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

富弼中至司馬光吕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曰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

富國强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

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辯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譴以懲臣等狂妄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中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轍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

傳極損聖政轍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轍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税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禄養官吏畜兵備邉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税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兹二聖在上恭儉無為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等與天下士民尚兾朝廷能寛酒税之榷損茶

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吕惠卿旣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吕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

横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里無頼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盖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

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再言杜紘狀 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條貫偶為法官天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為過分今一旦擢為右司中外驚嘆若止以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寧年中手編害人之法今復為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不知愧

須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寃枉過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目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為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以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嘆如左右司吏戶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

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為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為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璪劄子 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與王覿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韓宗師欲以深結文彦博韓維為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為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

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意稍緩遂端然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並結為死黨熈寧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羣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歛戢未敢為非度其中心未嘗

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蝎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莫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為可用也如璪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璪略能援引一二邪人寘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决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璪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决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隄防

乃免於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璪方為執政乘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璪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為社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請罷右職縣尉劄子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魚

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為人民之患臣竊惟
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
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
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為
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
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
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
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論張頡劄子八日上殿

臣竊見知廣州張頡自直龍圖閣擢為戸部侍郎除目一下中外驚疑謹按頡猜嶮邪佞狡愎闒刻具此八德了無一長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

一頡為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畧使趙卨為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但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戍兵縻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

申奏趙高不肯移兵又奏高闍添昭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高違法差衙前朝旨令高分析乃是顗判狀令差高曾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詈桂州官吏作緑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高仍罵作賊提舉官劉誼曾具事由聞奏有旨罷轉運使

一顗為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顗欲差

人往全州般糧遂名陽朔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譯勒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填還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到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户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

一頡為桂州經略使曰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饑饉依久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讐殺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兵官陷沒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沒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復沒事聞朝廷先帝為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而定頡既措置乖方

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

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剌致寇覆軍與沈起劉彞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寛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甞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為蓋芘今来縱未黜廢豈可特膺非次擢用

無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採聽為薦者所誤若置之戶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取進止

再言張頡狀 十一日

右臣近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允公議具陳頡頃在廣南用心陰嶮措置乖剌三事乞追還告命未施行間臣又訪聞頡昔知荆南所為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內一事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三供納烏頭頡凡三四

次退換蔣三揣頡意欲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烏頭供納頡方肯納下緣烏頭附子色額不同價例亦别此一事係贓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諸官園亭費用常住人牛錢物不少以修唐僧齋已草堂為名令頡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既上前宰相王珪等為與頡私有情分遂移頡差遣而以越職劾琬特衝替頡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為士人理須訴雪頡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臣博采

衆言近日差除例皆不當至於張頡尤失人望虧損朝政深可歎惜是以不避再煩聖聽伏乞將臣此奏與前来劄子同下三省詳議罷頡前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户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户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節文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户部點磨一府界諸路州軍常

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真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額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

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
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
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
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
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
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

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别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襍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别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羸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理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内簡便頗

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

六曹及諸寺監戸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戸部戸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戸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戸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戸部而戸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戸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

三省公議然後下户部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三狀 十二日

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當並不蒙施行伏惟二聖深拱帷幄之中以進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之口竊聞廟堂之議止謂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觀朝廷取士之廣賢俊如林患在不知豈可遂無一人賢於張頡况臣前所言頡四事迹狀明白皆可覆驗贓汙私邪欺君陵下既非有德

臨事乖刺覆軍殺將不可謂才而宰相不聽公議必行私意其理安在伏乞指揮將臣所言按實施行若非虚妄即乞罷頡差遣若臣言不當亦乞明加責降今但隱忍不一别白是非恐朝廷紀綱自此日壊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

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
勲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
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
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
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
以長宮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
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
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

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宫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言張頡第四狀 十八日

右臣近以除張頡戸部侍郎不當凡三次上言一次蒙

降付三省進呈不行兩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張頡事
皆罪狀明白非風聞臆度之言訪聞執政止謂世方乏
人頡雖無德以才見取方今多士盈廷非無一人可勝
張頡而頡前後敗官喪師所至狼狽不唯無德亦復非
才況二聖臨御專任執政進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
不當而諫臣之言公然不用則今後誰肯復言雖復有
大於此者臣恐陛下無由復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
施行獨三省沮抑不從中外之議止於歸罪執政今不

復降出議者或謂見惡不去非出聖意必有左右近習陰為之助臣雖知日月之明萬無此事而疎遠不亮未免疑謗所損不小伏乞出臣前狀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傅堯俞等奏狀謂司馬光為司馬相公狀二十一日

右臣今年二月曾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為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

間重役之害後來蒙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朝廷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熒惑乞敕詳定役法所疾速議定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户寺觀單丁女户等敷出役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聖旨批送詳定役法所臣看詳次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户寺

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要節當今所宜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熈寜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為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講論曲直

況司馬光雖為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為司馬相公茍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朝廷望其能別白是非立為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唯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

下令民間早知定法不至皇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五狀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張頡陰險不才除户部侍郎大失人望不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二聖勵精求賢黜去羣小無所吝惜如臣所言頡罪狀一一有實可驗而每狀輒蒙留中深駭物論推原其故蓋由執政過聽用頡致臣有論列因謂頡雖無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誤聖聽不然陛下虚心納諫一言可采未嘗不從何以至此伏念臣平

生與頡素不相識但以公議不與恐誤國事是以懷不
能已謹復采衆論得頡前後臨事乖方及朝廷曽以其
褊躁猜忌罷頡差遣五事條件如左
一熈寧年中頡初除江淮發運奏乞復轉般鹽倉朝
廷下三司相度以不便而罷及頡到任二年真楊
等州運河乾澁不通漕運並不計置不濬朝廷特
令借上供錢米先開淘大段淺澁去處頡却奏稱
河道雖淺然河各有油泥可以併用兵士牽拽得

行如撩得油泥一尺以上接續得雨添注更不消開淘若至時雨澤未應即開修未晚後來綱運不通頡別無措置曾有團濁巡檢侍禁范彦臣以陳公塘見有積水乞引入運河頡亦未曾施行遂致諸路各稱闕鹽共計二百萬餘石虧損年額不少後來却係朝廷差官取陳公塘水灌溉運河通放鹽綱當時據知泰州蘇梲狀稱已出及重綱四分之一不數日間必可盡出頡為發運使公然不開

河道積壓鹽貨意欲附會先乞復轉般倉文字更不顧國家大計其挾情害公類皆如此若只是暗謬致誤國事則今者執政謂頡有才臣深不曉其意

一侯叔獻昔開淮南運河害虐兵夫死者如積新舊兩河相並而行人知無益頡為發運使略無一言復因過京師知樞密使吳充與宰相王安石異議遂與充私言之頡不意充即奏其事及朝廷公行

理會名頡至中書聚廳問之頡却稱来時未曾開河亦不曾與充言此前後所言異同朝廷遂差官取勘頡猶抵諱不承據頡情狀其實畏憚安石叔獻不敢正言但揣知吴充與安石不協故以此言取悦於充而已其反覆賣弄正是小人真態若執政以此為才又臣所未暁也

一安化州夷人從来三年一度進奉舊例雖不遣其人入貢而與之驛券等物其數稍豐及頡為桂州

經略使日轉運司應副錢物差緩至四年乃足而宜州及經略使司展其進奉年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貢靳惜錢物所得無幾而夷人因此作過破軍殺將凡費百餘萬貫竟以招安而定頡初見夷人拒命遣兵官費萬領兵出討萬至軍前申乞犒設時方大暑頡令於桂州造餅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軍情因此怨怒南方至今傳以為笑及費萬兵敗為夷人所共臠食妻男失所都鈐轄和斌

申經略司乞厚加賙卹頡指揮破經略司錢買紙酒奠訖奏聞先帝知其暗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勘臣詳頡始為朝廷吝惜些小錢物終致邊患首尾費百餘萬貫至於千里送餅犒軍以紙贈優卹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財富國之手而執政任以戶部侍郎冀有益於國此又臣所未曉也

一元豐三年七月三日中書劉子節文臣僚上言伏見近除張頡直龍圖閣知熈州按頡天資褊躁動

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縣官吏為之不安乞速賜追寢新命奉聖旨張頡依舊令知滄州蓋頡之險躁著自先朝非獨今日則臣之所言似未為過也

一元豐四年内臣綦元亨差往廣西起發韶惠州錢頡以轉運使權廣州送沉香七兩朱砂半觔桂花竹紙等與元亨兼違條以妓樂與元亨燕會見今案款具在臣前言頡素以奇砂交結貴官及外議

疑頡有左右近習之助致臣章不蒙降出誠不為過也

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狀所言共計九事皆一一有實蓋頡從來涖官所至不了決無可用之理臣訪聞一二大臣特保薦頡可用無疑伏乞陛下出臣前後封事令保薦之人看詳以此等人委是可用與否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論張頡狀二十六日

右轍累曾上言除張頡戶部侍郎不當竊聞第一狀曾蒙朝廷降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尋博采衆論得頡歷任處置乖方傷財敗事迹狀非一遂兩具論奏皆留中不出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賢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頡之陰嶮暗謬少見其比二聖之明不容聞而不去竊料聖意必以重違大臣之議是以遷延至此至於執政諸公上承二聖拱默仰成之託百官進退開口而定豈不欲進賢退奸率由公議以無負付囑之

重頡之無狀惟患不聞若果聞之勢無必用之理輙所上第一狀已經台覽後来二狀謹繕寫繳連申上伏乞考其事實裁酌施行少慰公議謹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税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年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

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弃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

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
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幷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

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為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

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為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為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以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

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四十

欒城集卷四十一

宋 蘇轍 撰

中書舍人論時事三首

論梁惟簡除遥郡刺史不當狀

准今月三日吏房送到詞頭一道供備庫使内侍省内押班梁惟簡可遥郡刺史者

右臣竊見梁惟簡旬月之間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

僥倖特恩為比仍言他人不得援例初自御藥超帶器
械及前省兩資改所寄文思副使權入後省只此一轉
已是内臣進用之極中外驚怪已有議論次又以坤成
節奏薦恩澤兩重特轉兩官於法以特恩轉官者自文
思副使當轉皇城副使又以特旨轉供備庫使臣於此
時當撰告詞以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輒有論奏曾未旬
日今又以罷本殿祗候與轉一官若依舊法自供備庫
使當轉西京左藏庫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

三資直帶遥郡刺史臣若不早論救必將大致紛紜竊謂朝廷非常特恩當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簡之為人臣所不知但見其給事宮省歲月稍深不過勤謹自將別無非常功効而二度冐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盡去謹守法度古所未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聖意未暇一一盡詳而大臣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豈陛下

能以法度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治內臣哉若惟簡別有出衆功勞即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伏中外之言臣頃以不才濫處言責每因進對輒蒙天奬嘗欲捐軀以報知遇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不譔葉康直知秦州告狀

今月初六日吏房送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葉康直可依前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詞頭一道

者

右臣與葉康直素不相識亦不知其人賢愚但見前月二十四日有上件除命是時權中書舍人曽肇當撰告詞肇即具奏言昨者兵興康直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亡失為多嘗命械繫意欲誅之以此不敢撰詞又諫議大夫鮮于侁亦言康直令兒男掘取窖藏斛升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為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卷有違詔敕先

帝以其處置乖方欲深置於法康直素奴事李憲容加營救遂得無事今令帶職充一路帥臣未允公議臣今既明知曾肇鮮于侁有上件文字指陳康直罪惡由此難以撰詞欲乞朝廷覈實肇侁所言康直事狀見得有無若無此事即乞正肇侁不實之罪然後命臣撰詞臣敢不承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榷陝西沿邉諸郡不許

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觔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下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户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過再展每茶户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和買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户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榷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摩畫比之頃年全榷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户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收買一

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榷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輕減三也陜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税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榷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

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榷法如舊而不榷之地
犬牙相錯榷與不榷茶户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
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榷與不榷地分不遠小人易
以起動茶户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盧
山滎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
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
從此走失寛則榷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横被徒配二
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

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治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榷陜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陜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雇脚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

廷若但和買邉郡合用茶數只於邉郡立榷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八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絶京東困

弊盜賊羣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絶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賑贍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

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
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
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
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
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
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
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
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

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奉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遑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
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熈寧之初為
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
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
經吳居厚刻剥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
中副以安集侁勞徠戢戢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
用擢為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
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

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閔侁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寘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亾殁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乞外任劄子

臣竊聞右司諫賈易言文彦博吕陶黨助臣及臣兄軾

雖陛下察知臣兄弟孤忠無比周之實罷易言職而臣自循省蓋由行不素著未能取信於人致令煩言上瀆天聽慚懼隕越若無所容臣輒已具劄子乞除一郡臣亦乞與兄同就外任庶全臣子進退廉恥之分況臣兄弟久以空踈並塵近侍忝冒之罪臣猶自知況於他人何由厭伏伏乞聖慈察臣誠懇非由矯飾特賜開許以安孤危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十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桀驁性成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

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頼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籍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

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説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

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氈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揺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舋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

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懐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盖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内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

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
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冦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
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
昊本懐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狂輕用其衆頃為
邊患皆歴歳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
素與人多不協内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
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黙守成仁澤之
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

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脇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羗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凉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揺守邊無失則欵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説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

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誇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為恭順使中國𨊠俛而聽令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從趙為購不若從秦為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

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亾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横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

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
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
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夏人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
猶未已朕有存亾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
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
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
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
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

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
弭兵安衆求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
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
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
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
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
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
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

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與
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
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
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兒
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
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寛其繩墨使將帥得
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
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

熈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兒章懐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

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源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熈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

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

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
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
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為失計似
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
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況能制其可否乎
故臣以乾順之命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
妄論也

乞驗實賈易謝上表所言劄子

臣伏見知懐州賈易到任謝表二道皆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明邪而害正臣非諫臺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為諫官今出守郡於條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

問實狀如言有實臣甘竢朝典取進止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

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歛海内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亾無寒歳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草敝去煩施惠巳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茍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雊雉於鼎其臣祖巳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

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懐其恵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

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㓝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寛弛租賦縱釋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寛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盖欲以寛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乗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寛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

使羣下凛然知有所畏茍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滛爛漫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税

之利凡郊廟朝廷禄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廵歴所至或不入塲務不

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税征商榷酤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灾傷特以寛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至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
而唐非無卿寺也盖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
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
間盖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
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
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
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
人此言一出為損非細其於體非臣所當議也而

至於京師廪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寛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

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熈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户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内帑别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

軍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粮其費特甚重複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户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請户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户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

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

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戸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戸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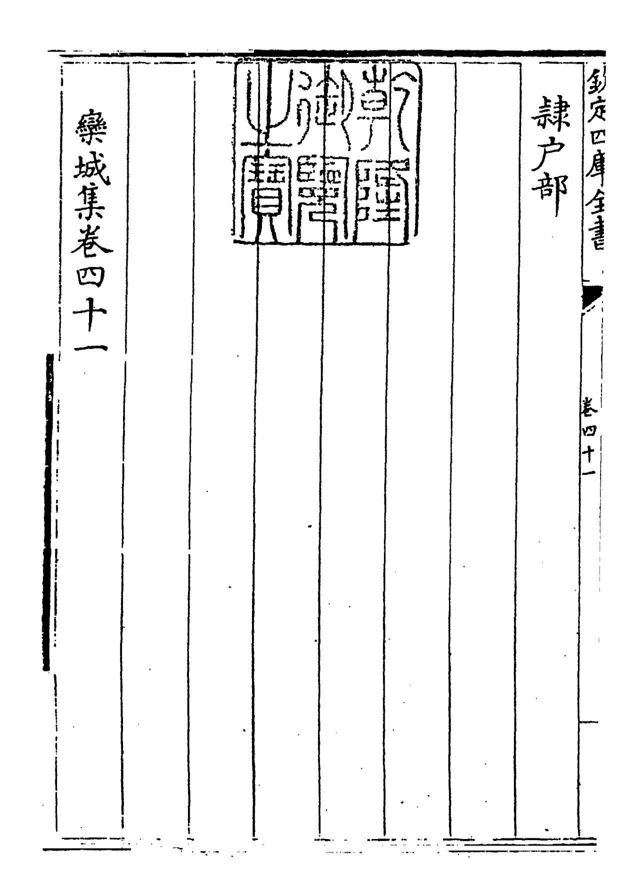
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旣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

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辨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

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隸戶部使定

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凡傷財害民户部無所逃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户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黄三司設案舊職令分隷膳部光禄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



隸户部

欒城集卷四十一